



1934年，农历甲戌年，也是“狗年”。当年的春节，大年初一为2月14日；大年初四（2月17日）这一天，《北洋画报》第22卷首期印行，从版式设计到图文内容，“文艺范儿”十足，为人们带来了别样的节日气息。

《北洋画报》中的狗年春节

“狗年”卷首语

翻开特意印制着美女照片与漫画的单页封面，虽只是看似惯例的“新春祝语”，这一次写得却不那么“惯例”了，颇有创新之意。编者称不愿意再说什么吉利话、客套话了，而是要寄语大家“新年立新志，达成新进步”。这篇卷头语主旨是“奋斗”。这篇新意勃发的卷头语究竟是怎么写的：

本报二十二卷卷首，恰巧在废历新年展开在读者面前，这应当说几句吉利话，为读者祝福的。但吉利话说出来，听者未必能得实惠，无非是些福、禄、寿、喜的空头支票，说又何益？我想反不如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候，每人都立下一件志愿，努力去做，以求美满结果，倒可靠些。

本报同人的志愿，当然是希望本报日臻美善。美善是无终点的，天下很少有尽美尽善的事物。假设美善有了终点，一切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又在追求什么？本报就在追求这不尽的美善，以求逐渐的进步。

又是一卷开始了，这好像赛跑的接力点，读者是本报的裁判员，希望予以指教；投稿诸君是本报的啦啦队，希望为本报“加油”；我们准备努力向前跑去！

“狗年”图像一束

既是“狗年”，画报中自然少不了狗狗的踪影。有“北平名指画家林彦博近作”之《桐荫双犬图》，有著名画家赵望云所作《乡村贺岁图》；更有摄影作品《争执》，摄有一只白狗对其映在石阶上的黑影瞪眼以对，构图巧妙有趣，令人忍俊不禁。还有“仿古石刻漫画”的《桃符万户更新》，绘有汉代吏人像作帖

挂桃符状，后随一犬昂道立尾而至，甚是形象生动。

除却上述这些“艺术性”表现“狗年”主题的图像之外，当然少不了“实景”图片。《溜冰之乐乐融融》，就是将三位女士溜冰游乐的情形拍摄了下来。一般而言，新年特刊上都会有当红影星的照片出现。这不，选定这一年元旦结婚的著名影星、中国第一代“影帝”与“影后”——金焰与王人美夫妇，他们就特意寄赠了一张结婚照给《北洋画报》，平添了一份特别喜乐之意。

江寄萍闲话爆竹

画报虽以图画引人入胜，可隽永奇趣的文章总是不可少的。这一期新年特刊，亦有不少可读耐读的篇什。其中，尤以当时的新锐作家江寄萍与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作的宫竹心所作短文最具看点。

且看年仅27岁的江寄萍所作《爆竹闲话》，如何将这过年旧俗写出“新意”：

爆竹在功用上是一种废物；然每逢新年，人多喜放之，因可破除岑寂，使“年”之空气紧张。犹记那年“津变”时，因禁炮，人皆畏坐牢而不敢放，除夕仅一两爆竹声远远传来，此外一切俱寂，致除夕之空气异常惨淡。今年很热闹，大有太平景象。其实放爆竹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周作人在他《爆竹》一篇文章里说：“空中丝丝火花，点点的赤光，或是砰訇的声音，是很可以享乐的，然而中国人却是没有东西，他是耳无闻、目无见的，只在那里机械的举行祭神的仪式罢了。”的确，中国人是为祭神而放爆竹，故初五祭财神特别放的凶，大概以为财神对于他们将有所报酬吧？相传爆竹为驱鬼之用，祭

北洋画报



■史海钩沉



梅花喜雪不是事实

梅花是新春之花，立春新年开梅花，从来不会迟。

国人一向受诗词和古画影响，画有梅花傲雪、梅雪争春，诗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无一不是在说梅花喜雪，可是，这不是事实。

江南地区的梅花在立春前后开花，这时阳气已浮，春意已动，北风渐少，东南风频吹，有点春的模样了。偶尔一阵倒春寒，会有一两日风雪，但雪薄，难积，晚雪至早上十点半融，晨雪落下即化，梅花花苞可耐得三数日之寒，这点春雪冻不着梅。倘若再冷一点，再冻几天，花苞半数会停止生长，等这一阵寒潮过去，再萌动开花。梅是春之使者，不是冬日精灵。寒月冬月腊月常见的是蜡梅，难见梅花。

梅原产自我国西南部。广东庾岭、罗浮，在古代也盛产梅树。大庾岭位于江西与广东交界处，唐代张九龄监督开凿新路，道旁多梅树，故名梅岭。宋元祐年间重修此路，在岭上立关，名梅关。苏轼贬官岭南，七年后才被赦回，归途经庾岭，写诗一首《赠岭上梅》：“梅花开尽白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他对岭南很有些感情，好不容易要回中原了，不是归心如箭，而是说舍不得这里的梅树梅花和梅子。

杜甫在成都过新年忆两京之梅，那是期望战争结束，早回故乡。两京的梅花最早是从南方运去的。《酉阳杂俎》上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西京杂记》记载上林苑有侯梅、紫花梅、同心梅、紫蒂梅、丽枝梅，算起来有七八个品种的梅。

到了南北朝，衣冠南渡，政治中心南移，南方艺梅之风兴起，南京作为观赏梅基地那时候已经出现了。《金陵志》上有一则故事影响国人至深至久，一说梅花，必提此人，姜夔写长调《疏影》，用的典就是这个故事：“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萼绿。”连她的名字都不用说，世人皆知说的是谁：“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额上，拂之不去，号梅花妆。宫人皆效之。”正是江南梅花开之时，寿阳公主在含章殿下午睡，梅花落在额上，成一代名妆，美传后世。

宋朝是赏梅艺梅的一个高潮，范成大著《梅谱》，收录了12个品种：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重叶梅、绿萼、红梅等。这里面重叶梅为今之玉蝶型梅、鸳鸯梅为杏梅、百叶细梅为黄香型梅，尤其是玉蝶和黄香，是第一次出现在书籍中。

梅花品种繁多，细细研究，趣味无穷。初春赏梅，辨其品系，嗅其芳香，观其枝干，赏其绿苔，诵其诗词，探其典故，种种可赞可叹之处，不一而足。诚是乐事也。

神而燃爆竹的迷信，不知起于何时。民间每于娶婚或铺店开张，都来个“凤尾鞭一万头”，即驱鬼迷信之遗传。

这700余字的《爆竹闲话》可谓将旧时京津地区燃放爆竹的年俗生动概述，读来别具一番生趣，实在是清新畅快。文中不时拈提周作人的文字与观点，似乎也颇具周氏惯有的“冲淡”行文之风。

未写武侠小说时的宫竹心，《新年忆旧录》亦是短小精湛，颇令读者动容的。同样亦是一篇700余字的短文，同样是记述年俗种种，时年35岁的宫竹心写来，因是回忆自己的童年过往，又显得格外真切感人。小时候过年玩爆竹的经历种种，各人自有各人的记忆与回味——宫竹心以半白半文的笔触，将一位已是儿女绕膝的中年男子之童年记忆娓娓道来，不但可能与同时代人的童年记忆会有默契，那份过年特有的童年情状，恐怕即使80余年后的今天，亦会令读者颇有同感吧。

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作者的宫竹心，原名宫白羽，原籍山东东阿，著有《偷拳》《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20部。他的武侠小说，后世多有重版、再版，可他的散文、杂文却未能结集出版，这篇《新年忆旧录》，并不为后世读者所知悉，亦可算是一篇“逸文”了。

无论如何，抚读这份80余年前，同为“狗年”春节之际印行的《北洋画报》，真真是“文艺范儿”十足的一份新年特刊，洋溢着摩登都市与传统城乡文化两相结合的特别滋味儿。遥想当年手执一份画报的读者，对过这样一个图文并茂、生动精致的“文化年”，应当也是别有一番欣快罢。

摘自《人民政协报》

摘自《长江日报》